

夢的報導文學路

文／廖嘉展 新故鄉文教基金會董事長

圖／王嘉玲、廖嘉展

從阿旭的奮鬥過程，我瞥見身為人的價值，在那麼不堪的境遇中，仍擁有爽朗的笑容，是這笑容引領我認識人，讓人成為報導文學中鮮明的角色。從鏡頭中，我窺見王曉民靈動的雙眼，也見過她對王媽媽撒嬌的牽動嘴角的微笑，對於人，因而有了更刻骨的感受。

啟蒙老師

高中升大學，新聞系是我的第一志願，原因是，新聞系課程靈活，對於我這不甚愛讀書的學生，初、高中是天主教正心中學童子軍出身，許多課外活動培養學生參與社會，關懷社會的行動，直覺，新聞系是最適合我的理想科系。很幸運的，我考上了文化大學新聞系；原本，我是沒有考上大學的期待。

至今回想，文化大學新聞系給我很好的養分，整個學校更讓我有機會探索跨科系的學習，讓我的大學生活超乎想像的動人。

遇到幾位「明師」，啟蒙的老師。

高信疆老師，是赫赫有名《中國時報·人間副刊》主編，教我們報導文學。他透過中外古今經典名著，詮釋報導與文學之精隨，讓我感受到「博學」之必要，從各種不同觀點，從各種不同人生歷練，如何感知現場，也如何觀照全局。高老師和學生很親，我們用碗公喝紹興酒，一同高歌，喝醉了，一起並肩去找廁所，一起抽菸；到報社去找他聊天，過了公車時間，他塞個五百元給你搭計程車。

歐陽醇老師，報人，自《中國時報》退休後在大學任教。歐陽老師教新聞寫作，他有許多黨政軼聞，縮著濃濃的眉頭說故事，帶著口吃，嘟著嘴巴無辜般地微笑。他關懷學生，學生也會跟他談心事。「在不疑之處，有疑。」歐陽老師琅琅上口，常以此為例，說他的調查採訪過程，也啟發了作為新聞系學生的新聞鼻。大學畢業，我和新珠辦個攝影展，老師來信鼓勵，簡單幾語，給力學生，更見老師溫暖的一面，而這溫暖是可以一輩子的。

大學另外一位恩師是王邦雄，他在哲學系開課，先秦諸子、中國哲學史，從老莊孔孟韓非的思想中，陶冶我的性情，學習如何看世事，學習如何轉化與超越，也學習面對壓力、挑戰與痛苦。哲學思考確實給我許多生命的養分，尤其在面對關鍵性的抉擇時，它挺立了我的價值，也支持我的理想。

影像的力量

大二時，在那個戒嚴體制的時代，我從閱讀黨外雜誌的過程中，發現自己處境的危機。作為一個新聞系的學生，最大的出路，就是去報社做記者，但是在戒嚴體制下的報紙，其觀點與內容和黨外雜誌有著很大的差異。當時想，記者真是個危險的行業，如果不能做個忠於事實的記者，那死後會下十八層地獄，因此，我選擇新聞攝影，作為主要課程。

失戀了。從高中開始愛戀的一位家鄉女友來信，說她只把我當哥哥看待，意思

明顯是不要與我進一步交往。收到此訊息，如同晴天霹靂，情緒跌落谷底。有一天起床，刷牙時，突然發現無法含住水，眼睛也閉不起來，嘴歪眼斜，這是更大的打擊，猶如墜落深淵。在療癒的過程中，某天突然看見報紙上一則消息，在林口有一盲人，為感謝觀音媽的福祐，養一隻大豬公，要來答謝。

「盲人如何養豬？」如此充滿畫面的影像，讓我慢慢走出情傷，拿起相機，一人從陽明山搭公車到北門，再換車到林口下福村，認識阿旭。從阿旭的奮鬥過程，我瞥見身為人的價值，在那麼不堪的境遇中，仍擁有爽朗的笑容，是這笑容引領我認識人，讓人成為報導文學中鮮明的角色。

大三、大四的星期假日和新殊同學去王曉民家，陪伴王伯伯、王媽媽，起初是為了採訪的需要，後來發現，要照顧一位植物人，在30幾年前，真的會傾家蕩產，24小時的照顧，也會讓人崩潰，「要刑求一個人，最嚴厲的不是槍斃，而是叫他不要睡覺。」不忍兩位老人家心力體力的負擔，星期日去陪伴，從聊天到學會吸痰按摩，更深刻對生命的理解，對社會的認識，都啟蒙了我報導文學中的靈魂。從鏡頭中，我窺見王曉民靈動的雙眼，也見過她對王媽媽撒嬌的牽動嘴角的微笑，對於人，因而有了更刻骨的感受。

《人間》雜誌時期

1986年5月，我當兵退伍，有一天打電話給當時兼任《人間》雜誌總編輯的高信疆老師，電話那頭竟傳來「我們這裡缺人，你趕快來！」這難以置信的訊息。《人間》的記者，都是文化界的巨擘，他們的作品都是指標，對我這初出茅廬的小子，各個都是



「盲人如何養豬？」豬師父阿旭的故事是廖嘉展進入《人間》後的第一部作品。(圖/王嘉玲)

神，都難以仰望。但是老師的盛情，讓我沒多加思考就答應了。

高老師說，因人力緊迫，要我又拍又寫，對我這菜鳥真是天大的挑戰；報導文學與報導攝影是不同的專業，但老師相信我可以，就如此被趕鴨子上架。剛好編輯部要採訪弱勢族群，我把豬師父阿旭的故事搬出來，成為我進入《人間》後的第一個作品。

回首，在一次整理舊檔案時，發現我寫豬師父阿旭的手稿，那手稿是新珠用剪刀幫我重新編輯剪貼，稿件也經發行人「大陳」（陳映真先生的暱稱）充分地修飾的結果（此時高信疆老師已離開《人間》雜誌）。「大陳」是我另一位生命導師，他稱我是「素人報導文學家」，相對於他知識淵博偉岸，我連素人都稱不上。在《人間》裡，我是較沒有強烈意識形態的作者，只是從新聞專業出發，貼近報導的現場，抓住現場的氣息，爬梳相關的知識，並感受「大陳」對我的疼惜與鼓勵。

每次採訪前後都會與他會談，他有時縮起濃眉，有時嘆息，有時哈哈大笑，拍你的肩膀給力，知識在過程中流轉，風情在醞釀中熟成，一個新的發現，新的觀點，新的批判，新的反省，新的相信、希望與愛，在他的彈指間，形成。他以小說家與評論家之功力，揮灑出每篇文章的精彩，讓人洞見，他那顆愛台灣炙熱的心，撼動兩世代的台灣人。

就像《人間》裡的那座大山，他的滋潤，讓人與文字和照片，生意盎然。

力量的延伸

《人間》停刊之後，我和新珠遷居埔里，原本是要繼續以埔里為田野的基地，採訪相關多元族群生活在這土地上的故事，尤其是濁水溪流域的生命



夢的報導文學，廖嘉展的報導文學夢，從未歇息。（圖／廖嘉展）

史。恍然，25年驛逝，歷經文史工作、新港《老鎮新生》與《打開新港人的相簿》的採集、921大地震的社區重建、從桃米青蛙村到再現埔里蝴蝶王國的網絡協力治理，當初想望的田野採訪與寫作，竟然一字未竟。

沒有可惜，是力量的延伸。相信，另一個作品，已寫在每個歷經的步伐上。夢的報導文學，我的報導文學夢，從未歇息。☒



1999年廖嘉展協助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創刊《新故鄉》雜誌，擔任社長兼總編輯。同年9月台灣發生了921大地震，新故鄉基金會隨即參與相關重建工作。（圖／王嘉玲）